



◀司马睿

四月的南京城,美不胜收。  
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慕名前来,只想与眼前的美景长相厮守。  
魂穿1700多年前的今天,南京城也异常热闹。  
来自北方的世家豪绅、文人逸士、农户商贩,包括高僧大德,不远万里,准备在这座城市开始新生活。  
“客主相迎,负担于湖侧。”这次大搬家源起司马睿的一个决定。  
这年春天,他和几位老伙计合计着创立了东晋,从此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王子扬



江苏文脉

扫码关注  
江苏文脉公众号

# 你一句春不晚 1000户琅琊人把家往南京搬

## 被“造黄谣”的司马家

在传说中,一般的皇帝,特别是开过国的皇帝,出生时常会带点神话色彩。

要不就是天生异象,咩咩打雷,要不就是不知哪里飞来一条龙,飞到生身母亲的肚子上。

司马睿不一样,还没出生,司马家就被“造黄谣”,而且牵扯到他的曾爷爷司马懿。

话说,司马懿当政时,流传着一本谶书叫《玄石图》,上面记有“牛继马后”的预言。

后来他权倾天下。他手下有个将领叫牛金的,为他出生入死,立下殊勋。

司马懿忽有所触,想起“牛继马后”的预言,心里十分忌惮,就把这个牛金给毒死了。

他以为,自此子孙就可以高枕无忧,坐享福贵。

殊不知,到了司马懿的孙子司马颙那里,其妻夏侯氏跟王府一个姓牛的小吏勾搭成奸,结果就生了司马睿。

后人对这个传说津津乐道。写历史的人会八卦,像什么《宋书》《魏书》《旧唐书》都写过。

写小说的也爱八卦,像什么《容斋随笔》《鹤林玉露》也能找到踪影。

就连脱离了低俗趣味的思想家,明代的李贽也直接管司马睿叫牛睿,称“南朝晋牛氏”。

当然还是有不少史学家站出来给司马家作证的,比如隋代的王邵、唐代的刘知几、宋代的王应麟,还有清代的卢文弨。

不过三人成虎,众口铄金,司马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



传说司马睿当年南渡就在小桃园登陆

## “窝囊”皇帝不想搬

这个传言能传这么久,有它一定的道理。

上网随便搜搜司马睿的名字,很多结果都会自动匹配上“窝囊”两个字。

很多网友还神补刀,说他“怂了一辈子”,到临了还是被人“气死”的。

不过,作为开国皇帝,说他真的毫无才能,一点本事没有,是不太可信的。

主要是跟他的曾爷爷司马懿相比,司马睿确实缺了点杀伐果敢的劲儿。

比如关于“搬家”到南京这件事,司马睿就挺纠结的。

首先就是不想搬。他觉得江南这块地方本来就是“敌国”,举家搬过来,他心里膈应。

《世说新语》八卦了这么一则往事。司马睿向手下大臣顾荣吐槽,曾几何时,江南这片土

地还是晋的敌国。

结果现在,他们不得不来到江南,寄人国土,很是不安。顾荣作为本地人的代表,也不好说什么,只好和稀泥。

他说,天下的土地都是王土,陛下千万不要在意迁都之事啊!

当然,还有一个就是要花钱。“搬家”是一件特别费钱的事儿,这让本来就不富裕的司马睿雪上加霜。

据《晋书》的说法,东晋建立之初,经济落后、物质匮乏,达官贵人们每得到一头猪都舍不得吃。

总会割下猪颈项部位的“槽头肉”,献给司马睿,让他享用。

也许,这个时候,不争气的“眼泪”总会从司马睿的嘴角流出。  
“妈耶,这猪头肉也太好吃了吧!”

## “好基友”的坚持

既然司马睿有点不情不愿,为什么最后还是搬了呢?

这多亏了他的好基友王导。王导这个人怎么说,长得比较帅,打小就帅。“此儿容貌志气,将相之器也。”一看就是干大事的材料。

年轻的他结识了年轻的司马睿,他们年龄相同,脾性相近,志趣相投。

在皇室的纷争动乱之中,司马睿侥幸得拜安东将军、都督扬州诸军事,算是攀上了一个台阶。

而王导一路追随司马睿,从少年追成了中年。三十岁那年,他做了一个决定,离开已然破碎的中原,南渡。

公元307年,在王导的多次劝说之下,司马睿离开京都洛阳,出镇长江南岸的建康。

刚搬家,不适应是正常的。司马睿初镇江东,很不受当地人待见,“及徙镇建康,吴人不附。居月余,士庶莫有至者。”到了南京一个多月,竟没有一个当地人拜会他。

王导出了个主意。他请来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王敦,此人兵权在握、威震四方,演了一出狐假虎威的好戏。

三月初三禊节这天,依江东风俗,百姓和官员都要到江边去“祈福消灾”。

在王导的谋划下,司马睿盛装去观看官民过节,王导、王敦兄弟簇拥着司马睿的轿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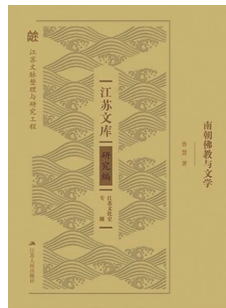
江南名门望族顾荣、贺循等人见王氏兄弟对司马睿如此拥戴,也到路边拜见。一时江南士族纷纷归附,从此在江南站稳脚跟。



《江苏文库·史料编》中的《六朝事迹编类》记载了司马睿南渡的见闻



《江苏文库·精华编》就收录了八卦神书——《世说新语》



《江苏文库·研究编》的《南朝佛教与文学》记述了当时南渡的高僧大德

## 家家户户总动员

司马睿可不是自己一个人搬的家,《江苏文库·研究编·江苏地方文化史·镇江卷》记载,陆续跟随过来的琅琊人有1000多户。

特别是居住在中原的世家大族,因为路近,很多都是举宗南迁。史学大家陈寅恪认为,当时的上层阶级为晋之皇室与居住洛阳及其近旁的士大夫集团,他们移居新都建康及其近旁之地。

当时的中层阶级,以勇武擅战著称,人数最多,他们选择的是“距新邦首都不甚远,而又在长江南岸较安全之京口晋陵近旁一带”,这里相对地广人稀,便于安居殖产。

当然还有地位卑下、实力薄弱的下层阶级,他们“大抵分散杂居于吴人势力甚大之地域”。

除了老百姓之外,渡江南下的出家人也不少,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高僧大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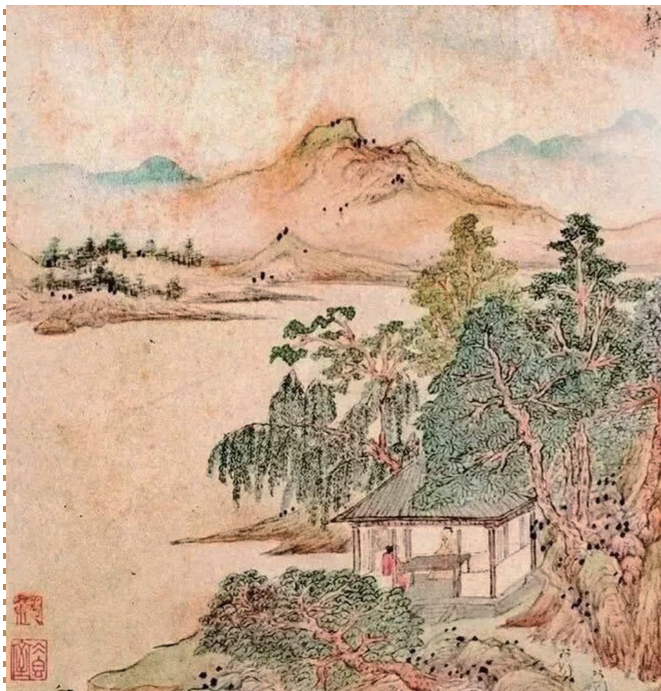
据梁慧皎《高僧传》载,两晋及晋宋之际,北方南下的高僧几乎遍及“译经”“义解”“神异”“习禅”等各个方面,其中以“义解”高僧的人数最多。

比如赫赫有名的竺法潜,就是“晋永嘉初,避乱过江”。

大量、持久而且广泛地输入江苏的迁徙人口,作为文化演变与发展的动力,对当时以至于后世的江苏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钱穆曾说:“我们若说当时北方士族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承继人与保护人,则我们亦可说,当时南方士族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宣传人与推广人……当时中国南北两方,实在同样进行着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播的大工作。”

江南文化,在经历侨吴士庶的融汇,到南朝中后期,终于形成了一种区别于此前的秦汉三国、开启此后的隋唐时代的“新江南文化”。



◀文伯仁《金陵新亭》